

群众出版社



# 私生子

(日) 森村诚一 著 许秉洁 译

90386

I313.4  
15

# 私生子

(日)森村诚一 著 许秉洁 译



(京)新登字093号

合同登记号:

图字01-1995-381号

私生子

〔日〕森村城一 著

许秉洁 译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0千字 插页2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

ISBN 7-5014-1356-8/I·499 定价: 7.00元

印数: 0001—5000册

## 简 介

大富豪雨宫武彦果真是纵欲致死吗？刑警循着蛛丝马迹，凭着锐敏的嗅觉，步步深入，层层剖析，终于由一桩凶杀案进而破获另一桩暴权害命的大案。

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森村诚一这一部新作，文笔酣畅，构思奇巧，透过一个私生子的悲剧，展示了某些高层人物的贪婪、残忍和淫乱，有助于我国读者多角度地认识日本社会。

DK64/32

目  
录

倩女弃婴	(1)
叛逆之始	(8)
野狗哲学	(14)
诱拐宠物	(18)
市场倒转	(27)
野心之靶	(42)
新美人局	(54)
海滨邂逅	(70)
征服之旗	(81)
满腹杀机	(91)
崭露头角	(106)
如此丑类	(115)
又萌杀机	(123)
刺客先行	(135)
节外生枝	(143)
深海珍珠	(159)
冤家聚头	(164)
归还遗物	(179)
究明动机	(185)
击中要害	(196)
弱点交易	(208)
青春吊旗	(215)

## 倩女弃婴

### 1

大门那里突然嘤啷一声，正在对坐吃饭的香取夫妇面面相觑。

“什么声音？”

妻子秋子惴惴不安地皱起眉头；因为近来溜门贼猖獗，几乎家家户户被盗。

“这时候，不会有贼。”

丈夫庄造安慰妻子说。夫妇二人正在吃晚饭，多么笨的贼也不会在这时候闯入吧。

“是啊，或许是什么东西倒了吧。”

秋子也象是放心了，继续吃饭，以免影响与丈夫共进的晚餐。

丈夫递过碗来添饭，这时大门那里又有了响动。这一次声音更清楚，的确是什么东西倒下了。

“我去看看。”

秋子放下饭碗，站起身来。

“等等。我去吧。”

庄造制止妻子。天黑了，他恐怕潜伏着歹徒。

“你要小心哪。”

秋子战战兢兢地跟在丈夫身后。庄造拉开架势走向大

门，可是并没发现什么异状。

“谁在那里？”

庄造试着问了一声，但是并无动静。大门里边也没翻倒什么东西。

“准是附近的小猫淘气。”

庄造说着刚要转身，这时外面“砰砰”地大声敲门。显然，并不是小猫。

“外边是谁呀？”

庄造站在门廊里盘问。有门铃不用，却要这样嘤嘤地敲门，绝不是一般来客。

“求、求求你。”

门外有了声音。两口子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请帮帮我吧。”

门外又在恳求；象是年轻女人的声音。

庄造急忙打开大门，见是一个女人蹲在门口。

“你是怎么了？”

看样子她很痛苦，所以没有马上回答庄造的询问，只是扭歪着身子抑制疼痛。

“不管怎样，先进来吧。”

虽是素不相识的年轻女人，但也不能置之不理。庄造把她扶起来让进屋里。

他吩咐妻子：“快锁上门。”

他以为这女人可能是遭到暴徒的袭击。庄造赶紧在里屋铺开被褥，让她躺下，可她仍然疼痛难忍。她年方二十一、二，长发披肩，象是女职员，即或一脸苦相，也显然是个现

代型美人儿。

“喂。”

秋子向庄造使眼色。

“什么？”

“她有身孕那。”

“你说什么？”

“别看不怎么显眼，怕是要临产。”

“要是这样，快找医生。”

“叫救急车才好吧。”

“是啊。”

两口子稍稍离开床铺商量着。这时那女人的呻吟声更加骇人。秋子靠近去瞧着。

“我说，可了不得，就要生啦。”

“噢，这可怎么办那。”

遇到这种场面，男人只能是惊慌失措。

“不必叫救急车了，你去把窪田先生找来吧。”

秋子想起熟识的医师。

## 2

虽非专职产科医生，但临床经验丰富的窪田医师还是跑来做了适当的处置。这女子顺顺当当地生下个胖小子。尽管稍微早产，体重也有2400克。窪田医师诊断为一切正常。

“太好了。”

两口子向平安产子后放下心来的年轻母亲致贺。这女子自称杉田时子，说是因事路过香取家门前时，突然临产。



“万分感谢。要不是你们帮忙，真不知我们母子会怎样呢？”

杉田时子道谢，但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世。两口子也觉察到她似乎有什么隐情，不便深问。

“身体恢复之前，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我们只是夫妇二人，请放心好了。”

秋子劝说。

“谢谢。素不相识，竟如此关切，我决不能忘。”

时子呜咽着道谢。

产后恢复顺利。婴儿也很健康。母乳不济，小孩没完没了地要奶吃。秋子宁肯夜里不睡，也予以满足。她没有孩子，就把婴儿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

杉田时子寄住的第五天，上街买东西归来的秋子，在外面就听见婴儿的哭声。她急忙跑回家里。进屋一看，本该与母亲一同睡卧的婴儿，却独自放声大哭。大概是母亲上厕所的时候醒来的吧。

“饿了吧，马上给你拿奶来。”

秋子把装了新奶水的哺乳瓶放到婴儿嘴里。他立刻狼吞虎咽般地吃起来。这孩子好胃口，生命力必定旺盛。

吃足了奶，婴儿在秋子怀里安安稳稳地睡着了。虽在襁褓，也显见一副男人眉眼。他不太象母亲，可能是继承了父亲的相貌。

“长大了，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哟。”

秋子用指尖轻轻地戳着那胖乎乎的脸蛋儿。手里感到孩子的体温和可爱的重量，好象自己变成了母亲。

可是出生已经五天了，没见过父亲或者亲戚之类前来，

似乎无人为其诞生祝福。有念于此，不免觉得可怜。若非香取夫妇救助，或许要象野狗似地落生在荒郊野外。

“他妈妈怎么还不回来？”

秋子纳闷地自言自语。即使上厕所，时间也太长了。是不是身体不适，倒在厕所里了呢？那可糟了。

“时子！”

秋子在外面喊，里面没有回答。轻轻一敲，也无反应。厕所里没有。这所并不算大的家宅里，什么地方也没有时子的踪影。

她不会扔下孤零零的婴儿，产后才五天就外出。可是，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

或许有什么事情暂时出去了。可是，等来等去也不见时子返回。

“奇怪呀。”

秋子忽然想起要看看时子的行李。说是行李，其实只是寄住时带来的手提包和一个旅行皮箱，而这些都不见了。

或许有什么留言吧？在婴儿的褥子下面，秋子找到一张便条，以及一把时子身上戴的黄金配白金的小锁。这小锁象是名匠所制，卡子上有龟印，并刻有字头。

便条上留言如下：

“承蒙照料而又不辞而别，十分抱歉。出于无奈，我不能抚养这孩子，只好得寸进尺，把他留下，请多关照。杉田时子。”

这小金锁是留作抚养费的吧。

虽然并非没有一点儿预感，一时间秋子还是抱着孩子发呆。

不久，庄造下班回家。

秋子对丈夫说：“哎呀，可不得了。肘子把孩子扔下，自己走了。”

“不会吧。准是到孩子爸爸那儿去了，过几天会来取的。”庄造不以为然。

可是，一星期过去了，肘子仍是杳如黄鹤。

“我想，她不会回来了。”

“那么说，孩子也扔下不管了吗？”

庄造还有些不相信

“她不是说出于无奈吗？”

“可是，她是把自己的孩子硬塞给别人家了。”

“现在，弃婴的狠心母亲很多呀。尽管她啥也没交待，不是出于信任把孩子托付给我们了吗？”

“单方面的信任不好办哪。”

“我说呀，就把他当作咱们的孩子来抚养吧。”

“我们的孩子？”

“喂，你想想。我们没孩子。这孩子好象并不是外人，大概是老天爷赏给我们的……”

“不过，抚养孩子可是一辈子的事，与养活小猫小狗不一样啊。”

“这我知道。这孩子跟我可亲啦，以为我就是母亲。”

“如果以后他妈来了可怎么办呢？这孩子认亲跟走了，那可糟糕。”

“父母儿女迟早是要分离的。到何时说何时。现在他把我当作母亲，需要我。如果没有我，他一小时也过不了啊。”

“既然你这么说，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过，说不

定以后要伤心的呀。”

“谢谢你。我一定要把孩子抚养好。”

“当作咱们的孩子，需要报告出生。”

“莫如先给他取个名字。”

两口子决定把这弃婴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抚养。

出生报告要在14天内提出。如果生母不愿抚养婴儿，需按儿童福利法履行手续。医师把婴儿放在福利办事处，取得生父母和养父母的谅解，过继为养子。但是，当前的情况是生母把婴儿抛弃而隐瞒去向，无法取得她的谅解。

以前有过这样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宫城县某医师，为孩子的将来和母体的健全着想，出于道义，说服希望坠胎的母亲把孩子生下来，并斡旋其他没有孩子的夫妇收为亲生子。

这位医师是以收养人之妻的名义登记出生，作为亲生子呈报的。依据医师法，未参与分娩不得发给出生证明，而杉田时子分娩时，医师在场。但那是杉田时子所生，并非香取秋子之子。如今的问题是如何取得作为秋子所生的证明。

“母亲把孩子抛弃了，这表明她不愿抚养。她在我家分娩，也是有缘吧。我们想把这孩子当作亲生的来抚养，能不能给开个证明呢？”

听了香取夫妇的请求，窪田医师认为这对孩子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就给开了出生证。

于是，取名“洋介”的孩子，作为香取夫妇的亲生子呈报上去。

## 叛逆之始

### 1

光阴似箭，从那以后17年过去了。洋介14岁时，“父亲”庄造死于车祸。将从高校毕业的时候，“母亲”感觉腹部不适，经检查发现癌已扩散全身，无法医治。

医生把洋介叫去，说他母亲顶多还有三个月的寿命。说是三个月，但母亲的病状急剧恶化，发现后一个月、入院后三星期就死了。临终时，交替着呼喊洋介和丈夫的名字。

当然没有告诉母亲病情，但她自己也知道是不治之症。临死一星期前，她把洋介叫到枕边，当时意识已经不清，喃喃地说些颠三倒四的胡话。

就象梅雨期的间歇，偶尔清醒过来的时候，她一本正经地对洋介说：

“妈妈快要死了。”

这时她已是满脸死相。

“妈妈，你说什么呀，再过几天就能出院啦。”

洋介掩藏着内心的悲痛安慰说。

“好啦，我自己也知道。扔下你一个人很苦啊，可是你是男孩子，一定能坚韧地活下去。在妈妈还明白的时候，有话要对你说。”

“妈妈，求你不要说那些伤心的话。”

“洋介，你不要逃避，好好听着，因为这是关乎你一生的大事。”

意识快要混浊了，她拼命地撑持着。

“我听着那。”

洋介觉得母亲的嗓音似有异样的感染力。

“你呀，其实不是我和你爸爸亲生的。”

“说什么胡话呀。”

“真的呀。你好好听着。”

“这种胡涂话，我不愿意听。如果爸爸妈妈不是亲的，那么谁是我的父母呢？我要生气了。”

看样子似乎是清醒的，但洋介认为母亲的意识混乱了，病魔已经侵害了她的脑细胞。

“相信我的话吧。除我们之外，不知在什么地方还有你真正的父母。详细情况可以问问窪田先生。我的衣柜最上层抽屉里面，有个紫色的小盒，装着你母亲的遗物。或许那里有找到你真正父母的线索。我就说这些吧。”

“妈妈，我不相信。这不是真的。妈妈，请你说这不是真的，妈妈！”

洋介如此呼唤的时候，母亲已象死去一般，把散乱的视线投向半空。

洋介不相信母亲之言。但是，那些沉重的话语总在困惑着他。本想把那当作垂危之人的胡言乱语而置之度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更加难以摆脱。

那是不足取的胡话呢？还是可以凭信的“遗言”呢？如果看看母亲衣柜里的东西就知道了，可是他怕去看。

17年间，作为母子生活过来，怎能接受突如其来的母亲单

方面的否定。假如那是真的也罢，为什么要把它挑明呢？

但是，对此尽管是假定，既然反复考虑，就证明洋介已经有些相信母亲的话。

想来想去，结果他还是拉开了母亲衣柜的抽屉，尽头有个紫色的小盒。他战战兢兢地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个黄金配白金的精致小锁，还有一张写着几行字的便条。那小锁象是相当昂贵的物品。

便条上的字体纤细。留言大意是承蒙照料，但出于无奈弃子而去，请多关照。署名杉田时子。

那文字并非熟识的母亲字体。

但是，虽然见到了确凿的证据，洋介还是不相信。一星期后，母亲去世。亲戚远在他乡，如同外人。邻居们聚在一起，帮助办理了葬事。

把母亲的骨灰装到小小的骨灰盒里之后，回家的当天晚上，洋介就去找窪田医师证实母亲所说的话。

“是吗？你母亲那样说了吗？”

窪田望着洋介，深为怜悯。他是最早发现秋子的癌症的。

“她说详细情况可以问问先生。”

“你母亲说的是实话。你真正母亲是杉田时子。”

窪田予以肯定。

“果然是真的吗？”

洋介似乎承认了绝望。

“我也是受你双亲之托，认为那样办对你最为有利，明知违法也给开了出生证。”

“可是，为什么母亲临终要说明呢？这不是太残酷了吗？”

“你要体谅母亲未了的心情。她是不愿意让你成为孤儿啊。”

“事到如今，我不需要生我而又弃我的薄情母亲。只有死去的妈妈是我的母亲，再无别人。”

“可是不能否定你还有亲人的事实啊。你妈妈是希望你能找到真正的双亲。”

“我不愿意。父母把我抛弃，即便是小孩子也有权利拒绝这样的父母。”

“那是你的自由，因为在法律上你也是香取之子。”

洋介出生的秘密经窪田证实后，他深恨生而弃之的实际的母亲。她的信里写着“出于无奈不能抚养”，那么为什么要生呢？

母亲的名字算是知道了，那么自己真正的父亲又是谁呢？连名字也没露。

使女人怀孕，而且逼到弃婴的地步，他却躲得无影无踪，必定是个极不负责任的人；或者是个连女人怀孕也不知道的笨蛋。

如果自己找到双亲，就该向弃婴和致使弃婴的他们复仇。

“你的父母希望你能成为胸怀象海洋一般广阔而又助人为乐的人，所以取名洋介。”

窪田这样说过。但是闻知出生秘密之后，无论如何也不会有那样宽大的胸怀。对抚育自己至于今日的养父母的回忆和感谢越深，就越激起对抛弃自己的生父母的憎恶和愤恨。

若非碰巧遇到养父母救助，说不定会被丢弃在野地或路边。生父母不过是把自己当作小猫小狗来对待。



养父母或许料到自己得知出生真相时的愤怒，所以取名“洋介”，但是他们却不能制止与慈祥的养父母相比而强调生父母的残酷。

## 2

养父母所住的房子是租的。他们在神奈川县西端的A市，开了个小小的干货店。在超级市场压抑下日益困窘之时，养父死于车祸。靠着车祸的赔偿和保险金，养母和洋介省吃俭用地过了三年后，养母又病死。

七七服满，安放了骨灰，这时洋介也从高等学校毕业了。他本来一直在准备考大学，但现在不得不死了这条心，而必须先设法谋生。当地虽有几处可以就职，但此时洋介想去东京一试。他并没有目标，只觉得去东京固然危险，可是机会也多。

能有什么样的机会呢？毫无所知。但是人越多，竞争越激烈，也更有意想不到的好运吧。自己刚刚18岁，来日方长，前程无量。既然要闯，就往大处闯吧。

古训有云：“少怀大志”。洋介随心所欲地把它解释为：“年轻人要敢于铤而走险。”铤而走险，就要到大都市、到东京去。

所有无多，但把养父母的遗产折卖了85万日元，加上窪田医师和邻居们送别的馈赠，也有近百万日元。洋介以此为人生的赌注，来到东京。